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九

明 楊士竒等 撰

賦役

宋光宗紹熈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强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

罰民有糴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糴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詔從之

祕書監楊萬里上奏曰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樁錢版帳錢不

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歛當節用度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不然日復日歲復歲臣未知其所終也

吏部員外郎陳傅良上奏曰臣聞熈寧以來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馴至於今而民力之困極矣葢自祥符奏立諸路上供歲額熈寧新法增額一倍

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迄今為額是特上供耳而其他雜斂皆起熈寧則以常平寛剰禁軍闕額之類另項封樁迄今為額至於元豐則以坊場鹽酒香礬銅錫㪷秤披剃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迄今為額至於宣和則以贍軍糴本與凡應奉司無名之斂合而為經制迄今為額至於紹興則又以稅契七分得産勘合添酒五分茶鹽袋息之類凡二十餘色合而為總制迄今為額最後又以係省不係

省有額無額上供贍軍等錢均撥爲月樁大軍迄今爲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夫取之之悉如此而茶引盡歸於都茶場又在州縣鹽鈔盡歸於榷貨務不在州縣秋苗斛㪷十八九歸於綱運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贓罰無所不至而民困極矣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此天所以復命壽皇爰暨陛下將以捄民窮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方今之患何

但夷狄益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寛不寛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知畏則宜以捄民窮為己任陛下以捄民窮為己任則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則羣臣陳力何鄉不濟此藝祖意也亦天意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光宗時彭龜年乞蠲積欠以安縣令疏曰臣竊觀今日縣令之難非特士大夫知之朝廷亦必知之夫朝廷以新改官人必使為縣是知其不可為而彊之也獨知縣

得以二年為任是慮其不可為而優之也然不求其不可為之實而去之何哉殆未有以此告陛下者乎臣出入州縣粗知其故凡今日縣令之所以難者葢以財穀之出入不相補爾豈特不相補直有銖兩之入而鈞石之出甚相絕者臣不暇縷數但深所怪者一責其出而不予其入也夫天下之財賦縣當受之民州當受之縣而今之民輸財者皆在州矣縣之合輸於州者初無額可取也唯無額可取故逋欠積壓有至十數萬緡者夫

州既以得之民者輸於上矣而其責之縣而未得者皆以為逋也縣令初至新政未修舊欠已迫那移借兌所不能免猾吏假託以為姦大姓媒糵以為訟而令不能久其職矣甚者嚴號令事箠楚誣良民以為逋假公事以罰錢而監司不容不取問送勘而令不得安其官矣此非獨令之罪葢有以使之然也臣愚欲望陛下將諸路屬縣欠監司若州乾道九年以前未解錢盡並與蠲放庶幾縣令不為積欠所壓可以少行其志如此則雖

不彊之而可使就雖不優之而可使安庶亦能使之為

陛下盡撫綏之職矣實天下幸甚

龜年又奏曰竊惟和買行於東南今近百年獨紹興一郡施行無定制議論無成說致煩明詔令廷臣集議臣嘗考究紹興和買不唯始初敷額太重立制不均而朝廷每欲更張未及施行輒為浮言胥動又復轉易其病全與東漢不能均河南南陽之田相似病根如此雖有良藥無如之何然既有朝旨集議臣叨綴從列敢不罄

竭愚慮以備采擇臣嘗謂今日士大夫論紹興和買不過二說欲究實上四等詭名者其說正大而易敝欲均科及下五等小户者其說均平而不正何謂究實之說正大而易敝臣聞經界之初紹興和買鄉村物力三十二貫科一疋今則十七貫三百五文科一疋此皆上户走為下户之敝若核實詭户歸之上户則物力自寛和買自輕雖以嚴法行之人自無辭然從前為紹興守令者孰不知出於此而卒未能革間有不畏彊禦者財行

一二而搖撼於後後者已百十矣今日改正者曾無幾何而後日走寄復如初矣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一重一輕誰肯就重此所以不能使之無敝也何謂均科之說均平而不正夫不分等第一例科紐自此重者皆輕必無避免之謀無者皆有亦無隱寄之處可不謂公平矣乎然和買本非常賦也而今以常賦之法行之此不可也或者雖云江西及浙西平江等處和買通五等皆敷今紹興獨不敷及五等是偏也殊不知和買不及五等在

今日猶為仁政若得他州併五等不及豈不幸甚今乃欲引他州刻取之法以例給與又不可也或者又云和買初敷時官司給錢所以不及五等人户政恐其無物力可恃失陷官錢今既無此慮自可敷紐豈不思支錢而取絹則不及無錢而白取則及之豈為民父母之道乎又不可也此所以不得謂之正也然則若之何而可臣謂今日和買本非合取於民之物但以版圖未復用度未充不能遽捐之予民既未能捐之予民則取之之

法豈可不立夫法亦貴於平而已矣今既上四等有和買下五等無和買開之以走寄之地安能禁百姓之不為哉前日田産自三十六貫減至十七貫敷一匹後日必自十七貫減至四五貫敷一匹未可知也而可不救乎臣所以嘗有請以上四等有田産人户和買七萬七千餘匹乞籍為定數令今後一隨田産推割除受可以絶目前走寄之敝唯是有田産下五等人户和買計四萬七千餘匹今户部蠲放四萬四千之數於内除豁逃

絶等一萬一千餘匹外亦已放及三萬三千餘匹止有一萬四千餘匹未有着落欲乞户部更與寛容本府一年從本府選擇逐縣令佐有風力可倚仗者於今來下五等户合數和買四萬七千匹數内更切根究走寄之數若再根究到走寄之數物力自寛又有上户買下户之田亦合依上户等處起紐和買如此則今來一萬四千匹未充之數漸漸可補但須預降指揮令本府今後根究得隱寄及增起到上户買下户田産上和買不得

過今十萬之額如或有餘即增上物力錢貫均數庶幾不致重取於民然此亦只是目前救濟之謀即非久遠通行之策濟所不及猶在夫人異時國家儻遂恢復財用稍寬則將此無名之賦一切掃除方始無愧於古謹議

龜年又進故事曰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有私情蠹之私情不能去而求

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既知什一之不可重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闢之如此其嚴者政恐其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能者果何為哉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以收復古之名此君子所甚惡也蓋是非不兩立公私不錯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

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為善者也謂之今茲未能則是其為國猶有資於横斂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去安保來年不復矣乎奈何世之謀國者多為此論以其易入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之説若古人節儉什一而税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之説世皆以為通於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於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為此

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汨没卒陷於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寧宗嘉定八年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奏乞倚閣第四第五等人户夏税疏曰臣等近各具奏請倚閣本路旱傷州縣第四第五等人户夏税轉運司准六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夏税錢帛並係上供準擬支遣窠名近已有臣僚奏請令州縣寛緩催理本司自可照應施行劄付本司照會臣等不敢避再瀆之誅須至洊干宸聽

竊惟今歲之旱不同常年在民既有非常之災傷在國家當有非常之恩卹蓋常年之旱或在已種之後若旋即得雨已槁之苗猶可復生或旱傷所及僅止數州有無通融尚足相濟或有旱無蝗則下田之已種者猶可薄收或本道雖菑而鄰境無虞則所憂者不過土着之民安慰拊循猶易為力今江東民田既皆失種秋成一事不可復言建康太平等七州旱勢最甚之外饒亦半歉各處貴糴既無由可以相資而淮浙荆襄又皆告旱

掊徠客米亦病其難飛蝗蔽天所在害稼遺孽盈野未易撲除近水可種之田農民極力車灌勞費百倍尋即一空麻豆蕎麥之種斗直不啻千錢典質借貸僅能入土而旋踵又為白地矣安慶光州流民自池州渡江而趨饒信者前後相續臣提舉嘗以奏聞長淮以北方尋干戈而淮土又自不熟此去流移必多本道沿江諸州未免首被其害丁卯戊辰饑疫之禍近在目前此臣等所謂非常之災傷近年所未有也今當貴糴之初已有

盜賊之漸池州境上黥徒剽掠建昌休寧饑民欲攘若使向去闕食是遺盜賊以其資邦本不寧將為大患是時雖欲蠲租弛斂以消弭之亦無及矣臣等以為災變如此天意難測轉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國家大施非常之恩卹以名人和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息臣等職有常守未敢盡言而本道所當矜卹無如下户所苦莫甚催科況夏税之數本由計畝而起田既荒蕪税何從出臣等切見孝宗皇帝淳熈二年建康大旱即從守臣

劉珙之請蠲是歲夏稅七年江饒等州旱既詔逐州第五等人户未納夏稅倚閣五分復慮艱於輸納又詔逐州第四第五等人户未納今年夏稅日下倚閣其後池州興國軍旱皆嘗蠲放當年夏稅載在史籍不可勝舉仰惟聖心豈不顧惜經費獨惟民命所在實繫社稷安危權其重輕理當如此況江東州縣自丙寅用兵以来民力凋殘尤非昔比雖號為上户不足以比他處中人之産況於末等尤更可憐夏田纔種則指為借貸之本

以度冬秋田甫挿則倚為舉債之資以度夏今田畆荒蕪無可指擬借貸之塗既絶生生之計遂窮經營餬口且患不給況吏卒在門有賄賂之費追呼在官有拘繫之苦愁歎之聲實不忍聞近蒙聖慈寛限催理仰見陛下聖明洞照疾苦民間見此寛恤之令妄意必蒙蠲除雖蠶麥稍熟去處類皆賤價轉糶以充口食及限滿追理官司督促愈嚴自謂前既少寛今難更緩遂以常歲兩月可催之數併欲責償一月之間是陛下前日寛展

之恩適足以使民受峻廹之害以臣等觀之若今便蒙除放未納之數已自不多將來終無可催亦必不免除放但早放一日則民免一日之苦若除放稍遲於官初無所補徒使貪吏黠胥得以並縁侵漁重為赤子之病臣等以為陛下當以孝宗故事為法若以今日國用非乾道淳熈比除信饒外且乞加恵七州其七州夏税姑置四等非敢不恤國力姑息要譽既叨奉使一道親見民間狼狽如此豈容不以實言陛下仁儉之德必不與

饑困無聊之民較此毫末但恐堂陛尊嚴四方旱傷之狀未必一一盡聞則臣等之言疑若張大其事淳熙八年淮浙江東饑詒遣著作郎袁樞將作監主簿王謙躬親按視今願考循故實選遣朝臣徧行本道如臣等所言稍涉欺誕甘受罔上之誅所有七州第五等夏稅仍乞先賜倚閣以昭陛下之德意以廣孝廟之仁恩臣等不勝至望

寧宗時青田縣主簿陳耆卿上奏曰臣聞之孟軻曰行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蓋良法也不幸而經界法壞則所信者簿書耳併簿書而不足信則何所取信哉且有田則有賦役此常理也田有多寡則賦役有輕重亦常理也令之世乃有田愈多而賦役愈輕者有無田而賦役反重者此弊在在有之而本郡尤甚姑以青田一縣言之自往歲巨浸之後片紙散逸而縱横變化在吏之掌握而已税之厚薄當視其物力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産今田頃畆初不見於簿而物力之貫伯獨載之簿若

是則其源既失矣過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稅簿二者所當相關而今初不相知歲遇攢造不過以往年陳籍沿襲抄轉而已陞降出沒既莫得詳鄉胥里豪始得株連姦偽以為牢不可破之計故有一户而化為數十户者有本無寸產而為富室承抱立户者有虛為名籍以避斂斂稍久而成乾沒者但見逃絶之家日多租稅之額日減上下愁歎而莫知其弊之所自邑令之有意者思欲釐正之然細民吐氣而大姓則忿然不懌矣官本

制民而今制於民觸類而長之又豈獨一青田也哉三歲一推排此常式也今或至十年而不講是使民之患苦無時歇也然則簿書何自而正乎臣愚欲乞睿旨行下諸路戒飭所在官吏申嚴推排之法其出入規避者重置典憲每歲攅造必選一邑佐之清强者躬督其事既成則併舊籍上之郡郡復委寮屬研覈之有訴不平或得其實官吏俱從收坐庶幾賦役均壹牒訟稀簡吏稱職而民安業誠非小補

省卿又代上殿劄子曰臣竊惟今日科歛之法大槩極矣而極之中又有輕重焉夫粟帛者民之所有也錢者民之所無也民合輸粟與帛而官俾之輸錢固已非矣至有名曰上供銀錢而其禍酷於二稅者此不可不知也閩之郡八其最甚者曰泉臣因廵行入境見其土薄瀕海民多艱食而永春德化安溪三邑介處窮谷怵廹尤甚正賦窘無以辦況其他乎稽諸故常每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總納上供銀兩一萬五千六百益為本州

衣縑之助蠲半之後惟廣信僅僅取足三郡則否自乾道至開禧已積逋十五萬疋為錢七十五萬緡前此守臣雖聞於朝然止及三州逋久之弊未及本州科斂之弊也祖例産錢一緡以上合輸銀錢無官民之分也其後祝聖道場及逃絶户得免免者猶未衆也其後一命以上咸得免而免者始衆矣又其後士凡薦於天府而籍於太學者咸得免而免者愈衆矣免者愈衆則科者愈寡故以官户士户合科之賦而併於貧弱之家貲不

滿百例行科配厥價徵踴每兩科至三千八百正錢之外有頭錢有帶鈔發納錢有綱脚暗脚等錢民無所措則有淪落有奔迸有咨怨號呼而已夫一指有傷則通體不樂三州之民民也泉之民亦民也彼不之輸而此代受其害得無憂乎開禧初年有㫖嚴趣逐郡照元抛色目應副矣而積壓如舊為今之計非得朝廷主盟以三州銀額撥回俾之認納而本州衣糧自行措置奬無由草縱未能然亦當為七邑下户痛絶前擾而均之有

品秩者之家貲不滿貫而科及額外而科者必罰無赦
斷在必行毋掛墻壁則逺民可以息肩矣臣不勝惓惓
江西提舉袁燮上便民劄子曰臣聞差役舊法惟以物
力髙下為序自大至小謂之鼠尾勞佚雖均而物力不
侔有至於破産者迨淳熈間始立倍法自增及一倍二
倍以至三倍而有歇後十年八年六年之别髙者稍頻
而不害下者由是而少寛可謂良法矣然行於州縣未
能盡曉但謂朝廷専用倍法而不知兼用鼠尾法竊詳

當時建議之臣有曰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處即從遞年體例所謂窄都者即絡興三十二年指揮地里窄狹人烟稀少不及十大保者是也所謂遞年體例者即鼠尾舊法也地里既狹人烟又稀役户無幾矣決不能及歇役十年八年六年之限故倍法有所不行而仍用鼠尾法今州縣間未達遞年體例一句都分寬狹槩用倍法此役所以紛紛也欲乞朝廷的確行下明言遞年體例即鼠尾舊法寬都用倍法窄都用鼠尾法二者並行

而不相悖誠便民之大者

爕又奏曰臣嘗謂差役之法惟其實之為貴視其物力果可以堪役而役之則勞而不怨矣今詭名挾戶不勝其多有編戶寄產於官戶者有與黠吏通謀私減物力者有搢紳之家以前後歷任為數戶以避限田外充役者惟巳是便姦計百出獨善良之人畏法自重寧勞苦以執役而不肯詐欺以苟免遂致役併而家破又有都分雖寛而實堪充役者不過數家循環不已暫歇復充

屢役之後其家亦破良可憫也伏覩慶元重修詐偽勑諸詐匿減免等第或科配者以違制論又重修格獲詐匿減免等第科配者以所告財産經減免者給五分未經減免者給三分之一今若申嚴此法務在必行則詭名挾户漸少合役之户漸多而頻併充役之家亦漸寛矣臣又覩紹興二十八年指揮鄉村都保比近地里窄狹人烟稀少并不及十大保處併為一都臣愚竊以為人烟雖稠十大保雖足而充役不過數家暫歇復差者

亦宜比上項指揮與鄰都通融差保正免於破家亦仁政所宜施惟聖慈亟圖之

理宗時知安慶黄幹代撫州陳守上奏曰役法之獘其来尚矣國家之制保副正謂之大役户長謂之小役二役皆選之每都人户大役者非户産稍高不在其數至於小役則稅錢或不滿百亦所不免寛都人户有至二三十年方一差者狹都人户有三五家循環充役無歲不受其害者故物力之家雖置産於狹都而必立户於

寛都雖散其產於狹都而必併其稅於寛都彼寛都之役日以寛狹都之役日以窄寛者益富而窄者益貧貧者益勞而富者益逸勞者日益朘削而逸者日益封殖勞逸不均而中產以下破蕩流移深可憐憫竊以保正副所管者烟火盜賊故必本都之人而後可充戶長所管者催科亦何必皆本都人哉況今之保正副戶長者皆非其親身逐都各有無賴惡少習知鄉閭之事為之充身代名執役之親身雖屢易而代役之充身者數十

年不易也故莫若差大役則限以都差小役則不限以都而限以鄉一鄉數都寬狹相通則富者不至於逃逸而貧者不至於獨勞休養生息加之數年小户漸為中户而為公家執役者甚衆則大户中户亦不至於有頻差之擾更勞迭逸其利無窮此亦固國本之一端也

幹又代撫州陳守奏曰古者取民之法惟租税而已其餘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茶鹽酒榷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匱乏之權一時之宜以紓目前之急耳今國家征

榷之法密於前世無一目之漏一孔之遺而國之租稅所以為公家經常之用者頗乃為姦民變易名色撓亂簿書謂之逃户夫户則逃矣其田固自若也水不能飄火不能焚非篋笥所藏非人力所徙自古以常存誰得而掩覆之哉其所以不究見者鄉司實執其權耳稅産之陞降出於鄉司而為是逃亡倚閣者亦出於鄉司為官吏者又皆苟簡歲月應文逃責孰肯一一而研究之哉故莫若使為縣令者盡括諸鄉之逃户具為一書隨

其一任之力根括搜求期復舊額及其終更具申於州州考其實以為殿最少示黜陟磨以歲月則稅額可以復舊而國用可以自足與夫屑屑於常賦之外以求足用之道者大相遠矣

吏部員外郎陳傅良因輪對上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熈寧以来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歛則熈寧以

常平寛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數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寛不寛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太祖末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

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盛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寛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内外為一體内外一體則寛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

時詔令刑部侍郎史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

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潦螟蝗之灾饑饉流亡之患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户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為盜饑饉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慮其始必慮其終謹而審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圖之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

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於天下

中書舍人袁甫論履畝劄子曰臣仰惟陛下一念愛民上通於天急聞讜言如恐不及臣竊伏思念計田輸券此事大非得已必須施行之際倍切謹審勿謂指揮已出憚於參訂致貽後悔及今明示德意務體下情使人戶曉然知朝廷寬恤之心庶幾不致激成他患今謹條

列於後

一指揮內一條人户所納官會各州軍截鑿一角發解朝廷臣謂令各州軍截鑿不若令人户自鑿齎赴官司何則官司截鑿人户弗信許人鑿納大信乃昭或謂人户鑿納必有夾雜偽會之弊殊不知此雖有之然其弊亦自有限况只鑿一角真偽自可稽考若從官司截鑿彼直謂以空言紿我將來官司仍前發出行用則彼固已有怨怠之心矣人

情不甚相遠如許其自鑿以納官則必不疑則目前雖有輸財之苦亦知會少而價增異日可以獲利庶幾其不怨大凡處事當體下情朝廷但知出令不可屢改不思怨謗一興勢須改令與其改於怨謗既興之後孰若脩於怨謗未形之先或又謂我但真行截鑿足矣何恤人言殊不知朝廷用度目今窘急州縣揣知此意必有寖㪺不必盡鑿之說者朝廷處置之至極之際萬一惑於其言豈不

中天下之疑縱使不為迎逢者所惑然人之疑心
難以家至户曉必曰截鑿一也何苦不許人户為
之而官司必欲自行之耶臣之愚只是一箇信字
使天下曉然無疑而已
一指揮内一條令各州軍拘人户納官會分為六限
每限半月計三月可足以臣觀之將來人户輸納
不時州郡必致申請朝廷與之展限却恐限内先
納者皆是畏謹及貧弱之人違限不納者却是頑

梗及巨力之户朝廷今者施行正欲恤小然究其流弊反使强家濫被寛恩而弱户先受督責豈不倒行逆施耶臣欲反此說而用之令州郡先催形勢有力之家立定期限不許申展一則頓改收買會價必然驟長二則不墮勢家之術希望展限以求幸免三則貧小者見州郡嚴於大家其心大服彼大家者事力有餘許限内責其必納更復何辭待大家納足後催中户中户力雖稍薄然彼皆各

自愛惜須能依限輸官末後視所收多寡如何斟
酌事體催貧小之户或已納數多則朝廷施行寛
恩可使貧小者霑被大凡作事寛嚴並用如此措
置誠為兩得其宜

右開具如前委是利便斷可施行免致後悔伏候敇旨

甫又奏曰臣竊惟近日收減會子指揮令人户有田一
畒輸會子一貫分為六限三月而足臣嘗奏論州縣奉
行往往不體朝廷之意致使中下之户先受督促之苦

其豪家巨族與吏表裏不以時輸此大弊也謂當先督形勢之家嚴示約束如期輸納陛下既然臣之説臣退而告諸宰輔亦謂可行日徯續降指揮而猶未也臣亦聞其説矣葢曰勢家競買則價驟增然後催中户以及下户反收貴價之楮甚而無可買者非所以利貧弱也臣竊以為過矣今惟憂楮之不貴不必憂楮之太貴也楮貴而無可買正自可賀有何可憂朝廷見下户之無可買也則寛恩可施矣此所以利貧弱也而何不利之

有或又曰勢家廹之太急恐滋怨而激變此亦過計也輸財助國自古有之況自故相當軸士大夫不義而取之者多矣今以前日之所漁取者還以為公家之助非父祖生產作業傳諸子孫者也何至遽生變耶朝廷處事往往當憂者不憂而不必憂者反以為憂何謂不必憂士大夫決不因此而生變是也何謂當憂臣濫攝銓曹仍兼西掖日日書黄及書填綾紙紛乎不勝其多此等皆號官戶然而未必盡鬻爵也用兵以來竄名功賞

者皆妄庸無頼人耳又近年朝廷給降祠牒不計其數極目村暲盡化緇黄寺觀之内童行少而僧道多大槩皆横目無知之人此等易於為亂不若士大夫之有所顧惜也乃置此不憂而獨憂士大夫何耶且有力之士大夫亦猶有力之寺觀耳今法令之行將先寺觀之大者乎抑先其小者乎如謂勢家不可先督則寺觀之大者亦付之徐徐云爾而可乎論者又謂兵法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今不先督世家此亦不攻堅之意

也臣以為國容軍容各有不同兩陳相對志在決勝則攻瑕可也撫柔此民恩意綢繆而先治貧弱可乎或又謂子産有言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臣亦以為不然鄭蕞爾國伯有伯石之徒逞暴恣行視公室何有故子産救之以弱今朝廷清明法度整肅上下一心安得以列國為比故臣觀今日之事所以牽制而不敢斷者一言以蔽之曰未能盡捐私意而已姑息於形勢之家而不念貧弱之户此病何自而發哉私意未克剛志未決故耳

譬猶治深痼之疾當使元氣不傷而疾自去有庸醫者烏喙大黄輕於嘗試無救於疾而氣先耗矣計田輸券此用烏喙大黄之喻也毋用於貧弱而獨用於形勢則可以全安而無害不亦殆哉臣十有八日侍經帷陛下語臣曰脩内司有田七萬八千餘畝若以收減會子揩撣言之亦合照數輸納今欲特降十萬貫赴封樁庫交納以充收減之數臣仰見陛下急救楮幣自上率下無所吝惜如此臣助贊陛下此舉足以大服人心已而伏

覩指揮一一皆如聖諭又見陛下言行相應勇於斷制如此夫以陛下尚且為天下倡而士大夫獨不能為衆人户倡乎臣愚欲乞睿斷行下諸監司專主先督勢家之説過期不納者必罰無赦如州縣奉行不虔縱胥吏與勢家為地抵拒拖延慢上之令則監司定將守令按劾如監司曲為庇護不即發覺許臺諫糾察以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不過寛嚴並用各得其宜而已嚴於監司守令以督形勢之家待輸納數多椿貴物賤則貧弱

之户大示寛恩至此方表陛下憐貧卹小之心上通于天是亦祈天永命之一助也臣疊冒天威罪何所逃惟陛下裁赦

甫又奏曰臣近者伏覩朝廷屢酟收劵指揮退而精思畫為兩條一曰示信官同人户截鑿使天下知的然有收減之實而不至溺於空言二曰恤小先督形勢之家使天下知貧弱者其末必寛而不至流為虐政終始兩說言之懇切至於再三欲乞備聖旨分明行下而側耳

未有聞焉臣自知誠意不足感動然終不敢喑默遂已者葢履畝本非仁者所當為乃大不得已而為之耳於大不得已之中而所行之有方足以救楮幣之窮則公私俱便亦未可全謂之不仁也自昔朝廷行事而犯不韙之名天下不亮其心往往激成大禍慶曆犯新法之名誰復亮其興起治功之心建紹犯事讎之名誰復亮其與民休息之心開禧犯開邊之名誰復亮其恢復故疆之心然則今日犯履畝之名而欲人亮其急救楮券

之心亦可謂甚難矣雖然苟能行臣示信恤小之説則天下知吾不以空言欺天下而使天下貧弱之户終被寛恩則猶可救藥也臣聞諸道路自此令之出大家巨族雖晚視未動而大寺觀主首之桀黠者巧謀詭計已窺伺朝廷之意向有欲挑包散衆者矣有欲黨常住之産者矣大者既然小者胥傚勸諭之術既窮必將厲威刑以迫之當是時强有力者營關節託聲勢足以自庇而係纍笞箠以應官司之期限者皆弱小者也鄉村小

寺觀緇黄猥雜何可勝數彼豈皆畏法循理之人哉且何獨寺觀為然如鬻爵冒賞之村夫與亡歿官户之不肖子平時常賦猶不樂輸今廹以出錢是無故剜其肌肉也彼又豈肯俛首帖耳受係纍箠笞之苦耶縣道差人催督始以抗拒抗拒不已繼以敺擊其間巡尉不識事體奮臂爭鬬則激變挺禍自此始矣此猶曰將來之患也只如目前科配會子之數亦自難行葢縁田有肥磽苗有輕重產錢有多寡在在不同難以拘泥且以臨

安言之自十畒已上至四十畒均納苗一石此則田愈磽則苗愈輕也其它州縣有及此者苗極輕者為上田極重者為下田産錢之不等亦復若此槩曰履畒豈能遽得平耶行法不平則乖爭之端已見矣如聞上戶已有一種議論皆謂倉猝之間買劵未辦吾之歲收惟有米耳朝廷當此稔歲儲米為荒歉之備亦為有利於國為此說者乃窺測朝廷名為收減而實則横歛耳嗚呼陛下之心曷嘗為謀利而出此令哉彼見截鑿之令未

必果行故以利心量我耳臣一聞此語即披瀝肝膽對衆言之其語乃塞若陛下不肯明白截鑿亦使臣虚負斯言矣臣所以極陳事理如上所云者大要欲陛下知天下人情如此知天下揣摩意向如此知天下求為脱免之計如此則陛下豈能家至戸曉又豈可刑驅勢廹也哉反覆思慮惟有臣之二説示信以釋天下之疑恤小以消天下之怨寓德意於號令之外回陽和於肅殺之餘使天下亮陛下之心而已臣更有一説天府者天

下州郡之所取則也畿漕者諸路監司之所視傚也行之有道守之不移必當衆截鑿必先僱形勢以此推之天下大書榜帖揭之通衢有目者見有耳者聞咸曰示信如是恤小如是孰不以天府為準以畿漕為法遍天下欣然聽從也哉如商邑無以為四方之極則外之分符持節者且將有辭於我以為近甸尚不能行而何以令天下志卑者茍逃責而好高者解印綬矣茍悦有言榮辱者賞罰之菁華也陛下有此菁華而不善用之臣

謂宜宣召顏熙仲趙與篡諭以陛下至誠惻怛之心所宜上下交相孚洽其州縣有不擾而辦者首加褒擢而不然者必罰無赦菁華發用則人心興起仍乞陛下宣諭宰輔所有中書之務不繫大體者權令執政分押不必盡勞宰輔為宰輔者專以擇監司大守為務下至縣令亦合人人知其材之短長與其用心之邪正令者出堂甚晚儘可會聚掄材如更欲廣其見聞則當進侍從而博詢之既知之矣然後揀選疏剔斥其不善者而奬

其循良者如監司大守果有風力待其績効既成雖驟寘清華可也譬如人之一身精神周於軀幹則可以常安而無疾今中書汩汩於細務而精神不周於事幾臣之所甚惑也嗚呼撫太平無事之運人誰不以為易今外而邊事方殷內而又倡為履畝之說此何等題目既不得已而犯之必磨淬精神求以善其後庶不至於大可悔恨耳奚獨宰輔當然哉陛下之精神所以鼓舞羣動者尤不宜有一息之宴安而使天下有一夫之怨讟

也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患國用不贍用桑孔輩不過更錢幣筭舟車數事尚不曾行履畒之下策而猶不免乎海内虛耗至下輪臺詔封富民侯僅能轉危亡爲安存況今日乎陛下如視爲等閒小事無庸過慮方且聽不必盡行截鑿之説而自悖收減之初意動揺於左右浸潤之言而形勢之家與夫大寺觀得以内降脱免此又陛下自撓其紀綱而它人無所致力者也惟聖明以社稷生靈爲念察臣狂斐之言原臣屢瀆之罪及今

續降增添德意指揮而毋致後日下哀痛之詔力遏請謁動揺之漸而毋輕蹈御札已事之步臣不勝大幸

洪舜俞進故事曰魯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税畆初者何始也税畆者何履畆而税也初税畆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畆而税也

臣聞立法以取民莫患乎其作俑也夫君與民本一家國用乏而取諸民民出其所有以供乎上猶子奉父孰不敬應然自昔什一之法公田藉民力而畊收

其歲入民田之私則未嘗有稅魯履法履畝以稅之
國用不足蓋有甚不獲已者聖人於此乃書初以示
譏豈非初之所刱疑若特一時之暫而後之沿襲必
假是以行其無藝之斂如蠭之生蝝其害未有底止
二吾不足而用田賦此其偁也武帝紀書初筭商車
初筭緡錢初榷酒酤頗識此意
金煬王天德二年河東南路轉運使毛碩上言曰頃者
定立商酒課不量土産厚薄户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

增耗一槩理責之故監官被繫失身破家折傭逃竄或為姦吏盜有實錢而以賒劵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俱便

世宗問參知政事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為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

均税之此民所以困也

宣宗時高汝礪為尚書左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歳閲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曰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為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静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歳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刧掠户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為此權宜之法葢軍

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廵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閑田及逃户所棄耕墾殆遍各承元户輸租其所徵斂皆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槩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為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曰春秋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畧無休

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為具文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倘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之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乾下坤上謂

之泰損上益下謂之益民雖極賤而存上交之理則安矣君雖至貴而盡下合之義則聖矣民借君以為心而鼓動天下之化君須民以為用而充給天下之力昔宋興役而起澤門之謳周經始而適子來之願原其築臺之實一也下民怨慕氷炭其殊焉豈非一失所用之時而一得之乎秦發閭左之戍而海內愁之衛建楚丘之封百姓恱之究其建城之名一也下民悲喜霄壤其異焉豈非一為無益之務而一有益乎故以逸道使民勞

而不怨以當理動衆和而不傷且為人上者百姓之父母也百姓者君之赤子也設或父母陵虐其子其子雖勉强以從之然欲其家道之洽和則不可得也今國家之於下民可謂厚矣竊恐郡縣之官未奉國家之明法尚有虐貧陵弱者可不圖之哉臣伏見近年詔書有云自三月初至九月終凡勞民不急之役一切停罷欽此臣以為國家之心如天如地非一言之可盡也彼在外之有司因王事之靡盬多以假借為名農務之間亂起

丁役局天蹐地無計陳寃雖曰省之其實非也臣又以妨農之役非一今試畧舉一端頃者㑹通河路流沙滯水方春之際大興徒役男執鍬畚女餉飲食耕者不得以服畝蠶者不得以伐揚民之生理甚大而不顧則虐國家之職者果何務哉此但臣所親見者也若夫四方之大似山東者非一而其役又非一不亦怨哉或謂依春秋之法役冬月之民則所謂執古禮而不便今崇虚名而受實禍也氷雪凝冬役人多窘春陽扇暖易以施

功由是而行之有何不可乎臣意非謂此也春秋之時井田法在末民極寡咸農務功是以恐妨農而移百役於冬也今則不然末民極衆若又用力役之事而妨其農則饑寒之苦莫逃矣臣又以郡縣之中鄉司里正鉛槧小技奴隷下材亦皆驅役良民莫敢違拒如或違拒者一旦科差定役之時循恩讎以增減之且差役委鄉司里正則將安用彼守令哉此皆小事敢干天聽者誠以國家之本莫大於農而國家之寶無急於力也伏望

陛下居九重之深邃審百姓之艱難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凡每歲三月至九月有以勞民不急之事擅起丁役託假以為名者並以違制論凡三月至九月有耕耨之田者役無緩急不在其限凡三月至九月有遠大差役不得已而差煩農家者有田務之家助資給無田務之家助人力凡力役之品次幸從臣先所獻萬言策內之說則鄉司里正自不得以擅相欺矣然而民力猶未之均農民猶失其所者未之有也

天麟又上寛逃民策曰臣聞貧民業輕而易舉下民心愚而若神撫之則聚擾之則散可以德綏而不可以力勝可以道過而不可以智欺之也今國家灼知此道是以辛酉詔令中統建元以前逃户復業者户下差税第一年全免次年減半三年然後驗等第依例科徴自此以後累頒詔文優恤逃户蠲免欠負斯皆先帝天覆地載克寛克仁之恵也臣謂逃民之故有五一曰天二曰官三曰軍四曰錢五曰愚何謂天有田之家田為恒産

屢經饑儉糧竭就食如此而逃者天所致也何謂官守令苛刻役斂煩興富以賂免貧難獨任如此而逃者官所致也何謂軍軍資不贍鬻賣田産産既盡矣無以供給如此而逃者軍所致也何謂錢生理不周舉債乾沒子本增積而不能速償債主稱辭而訴官急徵如此而逃者錢所致也何謂愚弗幹父蠱隕墜遺業悔恨不及窮困失所如此而逃者愚所致也夫逃民皆無奈之民也倘能存生豈肯逃哉又詔云苟避差發臣謂此則非

民之罪乃官長之罪爾昔漢倪寛為内史軍發負租課殿當免民聞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課更以最此葢民信愛之故也官長誠有憂民愛民之心而民亦信愛其官長豈有苟避差發者哉又聖人云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非務本而不能治也若國家但矜而免之則將致浮浪之民輕舉而苟免之心生若國家欲急而刑之則将致無恒之流計極而邪濫之事起耳國家矜而免之急而刑之不若使之樂業而不逃也欲使

不逃盡亦務其本矣伏望陛下一新汚俗再整淳風下
哀痛之詔該化導之義凡令下以前逋負差稅並行除
免凡有田而逃者聽復本業優恤之理並同辛酉詔文
凡無田而逃者聽於曠土占田優恤之理如有復田業
者凡復業占田而貧無牛及田器者官為貰而頒之限
三年外酬其賣主之直而無息也其限内自欲酬者聽
凡因軍而逃者驗實貧與助資之戸凡欠負他人錢債
者復業之後限五年之外一本一利償之其限内自欲

償者聽凡既復業而尚游手荒廢農業者鄉三老舉於官而罪之逃民已定於是慎名器以絶濫虐之官限田産以絶兼并之家務農桑以絶廢業之人課義倉以絶凶歳之厄向之逃民雖賞之亦不復逃矣此謂之務本天麟又上薄差稅策曰臣聞晁氏云三王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今國家灼

知此道爰究時宜既立斤絲貫鈔包銀丁石之法又立賦稅三十而一之例然而公廪無彌年之積私家無備急之儲皆以郡縣不均之所致也承平之時烟火萬里境壤相接雞犬相聞或人樂遊遨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力役鞅掌富者奢侈而自富貧者困窮而愈貧臣謂不急救之行無及矣古者什一之法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夏后氏立貢法而義士猶以為不及助徹管夷吾取關市之征五十而一後人謂之霸道盜國法

有經而但當平立民財有而不可輕奪也方今賦稅三十而取一外有關市之征及酒醋鹽茶金漆竹樹銀銅錫鉛山場湖濼海舶江鄉竭萬物而榷之窮利源而課之國家亦已富矣古者什而取一其實止什一也方今三十而取一比古者其實什五也夫國家之用有八一曰宮禁之資二曰宴好之將三曰賞賜之頒四曰俸祿之給五曰軍旅之粮六曰工役之費七曰凶荒之用八曰芻秣之具於此八者之中軍旅之粮量為浩大幸從

臣言偃兵戈而不動廣屯田而自贍亦不須多用民之粮矣其宫禁宴好俸禄芻秣已有供之者焉其餘節其所用而用之亦豈多須哉臣又以鹽者民之日用增其課利而人不之苦也伏望陛下降彌天之厚福顧下土之徼民旁布玉音允符嘉會凡天下農民自屯田隨處並與之後例除租税之半凡天下民户自鹽課約量增添之後例除差税之半於是幸從臣先所獻萬言策内均科差税之法諂諭郡縣而均定之用為成式若然則

廟造化之洪恩振内外之喜氣獲神祇之陰佑發太平之祥徵民安而社稷自安民富而社稷自富矣

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閭上言曰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為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税者亦有之由是歳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税入無隱差徭亦均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元儁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

明 楊士竒等 撰

屯田

漢武帝時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

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

邉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
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旣
往之悔
順帝永建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
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
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
有龜兹鹽池以為民利（上郡龜兹縣有鹽官即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土
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

以溉水舂河漕水舂即水碓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无妄之災衆羌内潰无妄者无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選懦柔怯也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從者各歸舊縣繕

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

吳大帝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帝報曰甚善孤父子親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勞也

南齊明皇帝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疆理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

漢室降此以還詳畧可見但求之自古為論則賒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堨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饑色可為嗟嘆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令水田雖晚

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啟允合請即使至徐兗青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别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畧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

後魏孝文帝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饑寒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

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賔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彊豐沛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滿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論之於公無毫氂之潤語其利私則横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

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種植餘兵尚衆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吴充國耕西零以殭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帝納之

唐德宗建中元年楊炎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訪之涇源節度使段秀實秀

實以為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名寇炎怒以為沮己徵
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源京兆尹嚴郢奏按朔
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致荒
廢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令發人浚渠得不補費是虛
幾畝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渠竟不成
貞元三年募戍卒屯田京西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
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
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

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黨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

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邉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令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

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

宋太宗端拱元年淄州刺史何承矩上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為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朞歲間塘注關南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緣

邊州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北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備寇縱贍師旅不失耕耘不費國用不勞民力如此則敵弱我強彼勞我逸以強禦弱以逸待勞制匈奴之術也順安已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鋭擇將領以去其冗繆夫邊兵不患寡患驕慢不肅而不精邊將不患怯患偏見自賢而無謀邊備不患寇患慢防而未葺若禦得其力制得其要何慮乎邊塵

不息邊患不除且有國有家以足兵足食為本水田之盛誠可以限戎馬而省轉粟之費實萬世之利也

淳化二年知制誥柴成務奏曰臣近以河北緣邊州郡乞置屯田事宜具狀聞奏於今月二十六日長春殿名對面奉聖旨令具營置屯田利害子細擘劃封進者切以戎人驕邊古今常事逐之則羣驚而星散守之則師老而費殫是知帝王歷代置之度外止於列亭障以遏奔衝之患營耕戰以圖經久之功果啟天心是恢遠畧

謹按古者井田之制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畒畝百為頃是一夫之田夫九為井井方一里井開四道而分八家鑿井於中八家共用是一井之法一井之法當計九頃之地室廬溝洫畢在其中先王所以定邦賦而足食也三代致理何莫由斯令之屯田取法於是大率地方四里置為一屯一屯之田開十六井闔井之户當一百二十八家家立垣墻井分區域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四四相從多多益辦是以地方四十里置屯一百區若東西

展二百里之長南北止四十里之濶可以置屯五百列井八千居六萬四千之家倂一國三軍之衆以之耕則力均而功簡以之守則食足而心齊保衆備邊無易玆道稽古人之明効立聖代之宏規事若果行敵則無患其有招納勞徠之戶維持佃守之方俟允施行別爲條制

真宗時太常博士王沿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纔定未暇治邊圉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我力有餘而外侮

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故屈己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為耒耜以剽虜為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於盟歃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為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内饒足唐至

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坰牧以其地為屯田發役卒刑徒佃之歲可獲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為利今人以為害繫乎用

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漑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為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不可

仁宗慶歷五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昨奉使河東相度縁邊經久利害臣切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縁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䦨以為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縁邊之食每

歲傾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斛斗支往緣邊人户既
阻險遠不能輦運遂賫金銀絹銅錢等物就緣邊貴價
私糴北界斛斗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
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鬬輙相斫射萬一興訟
遂構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
糴鄰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
吾界則尚有可望萬一敵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
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飽

緊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緣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敵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為蘇直等爭界訟久未決卒侵却二三十里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岢嵐軍爭掘界濠賴米光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引惹杜人歳歳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則一二歳間杜界斛斗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飢飽在

敵之害緣邊地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
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有四大利令四州
軍地可一二萬頃若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
石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即名募耕種稅
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具條陳
七年知鄧州富弼上奏曰臣竊聞河朔軍儲每歲不減
六七百萬斛自來本路賦入外須更令客旅入中方得
充足今水災之後農民大半流徙從來沃壤盡為閒田

又河朔所占地土至多無由耕稼臣切計見入之賦不過三分之一別路支撥增添亦不過十萬斛穀價踴貴必無入中之助則是河北每歲軍儲頓虧一半已上雖朝廷極力救濟臣知無以出辦況別路所撥之物已是那輟應副若更減輟兩科則彼自虛竭必是難為支撥民力不得不困國用不得不窘臣兼體量得河朔流民東走登萊濰密南奔淮楚荊襄西至并代關陝北投幽燕及山後諸鎮睽離四散無所不之三二年間唯上等

有力或可歸業自餘流浪忘反卒無還期河朔逃田盡成廢棄河朔軍須無以供億若不早為擘劃恐朝廷財用殫耗遂至不支甚非為國之計也臣嘗覽載籍歷代備邊守戍多用屯田趙充國守先零曹屬守西城諸葛亮守魏羊祜守吳當時皆為戍邊頗多軍食不足盡取營田之利遂立破敵之功況今陝西河北緣邊甚有置屯田之處法制多在增修不難臣欲乞朝廷指揮河北州縣去年逃田隨所在撥為屯田諸處抽差廂軍給使

如不足即募流民日得數千人不必比招軍人例勿支破衣糧但量給口食粗令飽足既免凍餒必樂服田況本是農家不勞教勸或更許收成後十分中少給與一二分以充贍養之資則應募者其執能禦之兼自來經水田土十倍肥濃耕鑿之功不甚勞力但能布種在地便有厚獲之望至於農具牛畜亦易為經度或慮災傷之後難得牛畜只用人亦可應急若朝廷嚴切指揮速令興作必然今秋便有所入一二年後不可勝食纔候

流民復業遂旋據其元地給與則向時流徙不患其不歸也方今至急之務無出於此伏惟聖慈早賜裁擇

仁宗時陝西經畧安撫使范仲淹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屯田䟽曰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寛民力除沿邊有空閑膏腴地土處可以開墾外其近裏州縣官吏不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近隣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自來人戶租佃官莊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㪷令亦勒令分

種每畝須收數㪷致貧戶輸納不前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縁人户自用兵以來科率勞弊至於已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課多是抱虛送納切覩編敕指揮不得將逃户田土抑勒親隣佃蒔蓋恐害民況今歲災旱尤甚理當優卹不可非理煩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裏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如元係租佃即令依舊額出課如元係逺年瘠薄逃田舊税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税額召人請佃所貴

疲民受賜歸感睿仁

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久戍之勞宿軍轉餽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務恢封畧疲弊中夏外事蠻貊魏氏之後吳蜀鼎立永嘉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鄙夷分疆占域各分戍守力穡之夫鮮被甲之士衆曠日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之利興矣漢昭始調戰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羌留佃於浩亹魏武之經畧四方取濟許穎之積

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用遂因隋制相要衝以設府計隙地而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廪食自足動則備調發之籍而戎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寓之泰寕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萊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帳於是乎罷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蠹食帑庾虛竭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瘁漸至危亂范陽構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専

用姑息自諸方嶽之任徒兼營田之名苟戢之夫箕踞待哺至憲宗時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戸而資一卒人力凋弊可舉而知天下兵農之業遂離而不復焉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四聖同仁恭儉慎德靡遊於逸於觀於畋念四方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節愛惟微嗇用罔小然出納之吝在乎有司刻斂勾收錙毫圭撮天地所産山海之富動植之物悉莞於官婦織不裳夫耕不食黎民力盡寒暑不息以

供軍士衣稍匪頒之費汲汲乎其不能足也伏見議者有獻屯田之策雖未能該盡乎體要顯辨其利跡而或者猥為異説破其端緒臣輒為之揚搉以申其論或者曰盖聚衆邉境戰守相持留則芻糧不足鮮則寇患未息故且耕且守而後有屯田之事未聞平時興屯於内地也臣應之曰昔棗祗建安之迹遍布都畿鄧艾正始之謀近縁陳項晋荀羡興石鼈之利分界東陽齊稽瞱置懐義之屯乃在河内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後上

元中因洪澤芍陂之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有田務此固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域人稀土曠地力不盡密接京輔便於漕發雖内師禁旅更出就食往復浹日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於彭城率多閒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墳淤皆為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北泗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利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可為廩積置屯之地無便於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休易何以布屯且國

家歳漕東南之粟度其運致費已兼倍此為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氏之前兵民同業本調取於農板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惰游之民至於無所容然後入於軍籍且其驕也久矣呴濡保息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臣應之曰昔之為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觧甲冑而執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死入勞莫之憾也惟所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邊疆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室家而守妻子使趨南

畝各食其力又何慊焉葢智者謀始因埶推移使事濟而衆安在資權而成務臣雖不敏請試效愚葢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焉晉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令天下浮户依強家而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大半之率由無以自業也儻優制招來豔之以利寛其賦入復其它傜則願屯之夫襁負而至矣為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事功勞報

賞為法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强鋭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軍令盖此之謂則是募屯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廪穀是驕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盈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横賦建屯之利其亦溥矣

謹論

神宗熈寧七年詔委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興營田許奏辟官屬以集事樞密使吴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

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為公田莫若因弓
箭手倣古助田法行之熈河四州田無慮萬五千頃十
分取一以為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
萬石官無營屯牛具廪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
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如是者其便有六
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
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
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

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畢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别以十畝為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廪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為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

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揺乞候稍緫推行

元豐五年詔提舉熈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為一司隷涇原路制置司提舉熈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乞命官分劃經界選知田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為一營四砦堡見缺農作廂軍許於秦鳳涇原熈河三路選募廂兵及馬遞鋪卒願行者人給裝錢二千詔皆從之

高宗時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疏曰臣竊惟國

家遺金人之禍於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逦者盤礴之師至江壖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於天而天賛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幾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敵人必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葢可驅而去也淮南瀕㑹兵戈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空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决非

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
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吕頤浩率諸
頭項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栅除見存人户田產不可
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
地而耕俟種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
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
章誼上奏曰臣竊見朝廷累年興置營田將以勸耕桑
足兵食廣財賦寬民力誠敦本抑末務農重穀之政也

然而行之累年而土不加闢者何也急於見效而務於專利也夫急於見效則官吏搔抑之弊生務於專利則田野耕鑿之人少今京西湖北與夫淮南東西此四路者其被兵最甚其失業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然後為勸耕財力所不能足必欲今年借貸明年收租然後為見效則豐㐫有不可必苟能捨此二事而捐其地於財力可辦之人使人自勸耕家自竭力而兵食兼足公私並濟見效於數年之後實大惠也今三大

將各屯一路此皆昔時鎮撫使所有之地也人民懲於兵盜而不敢歸國家恃為藩籬而未能固如蒙聖慈各捐數縣之地使三大帥均給將士其願耕者則收其租賦之入明諭百姓使執契券盡償其業於它部申飭有司使供給餉饋毋得少損於平日人情既孚地利既盡則可善償而收其餘以省轉輸之勞非小補也令不早圖日復一日困數路之力竭財用之源以供軍旅之費設有水旱儲峙不繼悔將無及況自用兵十年以來言

營田者幾人矣非無區區憂國愛民之意類皆計較毫末數日議功又欲兵民雜耕所以卒無成效惟聖主斷而行之早賜給授使將有定守兵有常産堡壁相望耕戰相因其堅守則有金城湯池之固其相援則有常山長蛇之勢聽其自設方畧各為遠圖不必屑屑較其賦入之多寡彼將畢智竭慮以副聖主涵育之惠矣伏惟

留神大幸

給事中廖剛上奏曰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

可一日無食令諸將之兵被於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不為之慮哉然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乃令閱數秋矣曾未聞其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臣頗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常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

可以強大將然自偏裨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為榮而胥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與孝悌同科葢務農重穀所以勸之者不得不爾臣觀比年行軍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每

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顧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主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夫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利之所在人樂赴之死且不避而況無死之懼乎此三說也三說者誠行則兵食足而民力舒矣豈徒如此種粟既多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軍勢亦益張矣

豈小補哉臣願陛下以是屬之諸將可乎是謂經遠之謀富強之術而中興之資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為僥倖之舉與夫覘彼之所為而輒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為所欺反自取困斃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天下幸甚

剛又奏曰臣竊見朝廷講屯田之策久矣春耕又復失時日度一日畧不見有所設施臣所未喻夫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欲戰苦無兵養兵苦無食此朝夕之

所念慮而不能置者如謂古屯田法未易遽行獨不可
參酌時宜姑取其簡易便於人情者試為之乎江淮之
間蒿萊千里本皆膏腴之地臣願詔劉光世軍中將校
有能部其卒伍就耕者優加爵賞歲入悉分其衆自餘
曠土益募民墾闢每能率三五百人或千人乃至數千
人遞補以官三歲勿賦則淮南江北懷歸之人與所在
土豪自當有應募者事成皆許優與遷轉利之所在人
所樂趨雖使之自戰自守可也此古實邊意也豈惟民

力紓兵食足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軍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今歲閏四月稻田或尚可種惟早圖之

剛為御史中丞又奏曰臣聞聽納人君之盛德也然貴於能行聽納而不果於行亦何益哉昔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蓋士之欲善其身如此君天下者行一善言則天下蒙其福廢一善言則天下受其弊其所係固非士人欲善其身者比也臣伏覩陛下求言之誠聽

納之德古未有也豈惟在廷之臣莫不罄其所欲言四方萬里布韋草澤之士苟有所見咸得上聞臣意今日天下幾無隱情矣然考察而施行之臣竊以為未至且以一事言之屯田之為利三尺童子皆知之前後言者不知幾千百人而十年於玆訖未見效謂終不可行邪古人行之而獲其利者多矣豈今天下曠土之多不戰之兵張口待哺者如此之衆而獨不可行乎朝廷寬緩其事雖行之而未得其術亦明矣東南餘民困弊極矣

不以屯田代其供餽將何以藾之臣願亟詔有司取前後講畫屯田章疏詳加討論務在必行若歲復一歲不加意焉欲兵食足而民不困窮臣敢以為無良策也此則今日事之最急者也臣復見日前關報臣寮所陳利害其間有切中時病決可施行者尚多且如言賞重罰輕民不知畏廢法用例吏並為姦翻異不已而姦贓卒免添差不已而州縣被害賦租失實而貧民若於代納文移猥煩而廢事因以不治若此之類甚衆其弊顯然

當革無可疑者朝廷大抵例送所屬看詳甚當而已是以因循遷延其說多不果行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處分委自宰屬檢舉日前看詳等指揮立限具上都省參酌取旨施行所貴求言不為虛文實天下幸甚

虞允文上言曰臣聞國以兵強兵以糧聚此天下之通論也然兵之敝常戒於冗而不精糧之敝常憂於虛而無積二敝其今日之所甚急乎往歲之春警報紛紛陛下嘗為之宵旰矣及此暇時四境之備當議持久之計

而或者謂備邊者必增兵而增兵之害有二外則起敵國之疑內則憂月給之不足臣嘗竊思之以為無增兵之名而有屯田之實有藏兵之利而無養兵之費者營田是也國家營田有年矣蜀口之入歲不過十二萬石武昌之入歲不過八萬石荊淮之間所入益少而將相故家一歲之儲有至數十萬石者豈天下之大乃不及之況今荒田曠濶未易以頃畝計昔諸葛亮之於漢中鄧艾之於兩淮羊祜之於荊襄顯然皆有成效亮雖不

久而已寛全蜀之運艾以六七年間積三千萬斛祐之末歳亦有十年之儲以令二三大將忠義智畧自是不在亮祐艾下顧不能為陛下思長久便利之策乎臣聞古者一軍之中未必皆戰士也而有上中下之別上者可戰中下者可役而新募之兵可役者必倍焉而舊兵之老弱者舉不堪役也不堪役者聽其離軍資其鉏犂糧種之費授田以優其生而募新兵以復其額使凡可役者併寓於農而薄其歳之所入率以一人耕而養一

兵若耕者萬人歲可增一萬兵矣歲增不已耕者益衆所藏之兵必全盛於今日豈惟國勢以強邉儲以豐而軍制可坐而定也臣願陛下與腹心大臣共議之微旨所嚮則下皆景從矣大抵使精於藝者習戰拙於用者力耕而老者得以自便莫不因其性而行之三軍其有不順陛下之令者乎一得之愚惟陛下幸擇

孝宗隆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寔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修器用必備田處

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住廣西馬綱二年以市牛會有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京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己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强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脩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荊襄之地終不可耕也

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饑死強者轉而之它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為兩便詔除現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王珏措置

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犂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盗

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
之策詔從之
國子司業劉爚接伴金使於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
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
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
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鬬之
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
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

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

蔡戡上奏曰臣聞守城以兵養兵以食有城而無兵與無城同有兵而無食與無兵同三者不可闕一今襄陽樁積米不過三萬石借貸侵移陳腐之餘所存不多緩急何以為備況總領所歲計支米十萬石自湖南諸州

移運應副鄂州至襄陽泝流而上二千一百里灘淺水急非兩月不可到且有損失欠折之患水脚縻費蓋亦不資臣謂與其仰給於餽運不若取之於土產與其責辦於民力不若官自為之令襄陽間沃壤千里古人屯田遺跡具在羊祜墾田八百頃即此地也故臣先言水利之當脩次言屯田之可廣況漢淮之俗淺種薄收殊不勞費一歲之間用力不過三次春耕夏種秋收而已兵師得人於此留意每歲春時差撥官兵廣行耕種事

竟即歸收穫亦然及其登場以四分入官六分給耕種收穫之人無官軍兵請給甚微得此望外之物云胡不喜將見不待驅廹爭欲服田官兵既已樂爲然後寓以教閱之法使之角射藝之精者得徃比其反也復使之角射藝之不廢者再遣之且耕且教兵食俱足積以嵗月可省湖南餽運之勞而邉備有餘矣襄陽見今屯田官兵五百人嵗收穀麥幾三萬斛官取其半惜乎未廣也今既鑿水渠渠之左右無非良田以漸耕墾其利十

倍伏望聖慈詳酌行下荆鄂都副統制司相度施行

光宗時戡又上奏曰臣等准淳熈十年八月十四日

尚書省劄子節文福州觀察使建康諸軍都統制郭剛

劄子奏六月三日準遞到御前金字牌御寶封降下御

筆朕聞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趙充國陳

便宜十有二事其說曉然久欲推而行之患無其人闕

而不講御宿將虎臣通於兵事可以倚仗其計度田處

與夫人數器用之屬凡所以施行之策詳悉條具聞奏

副朕意焉付臣謹已仰體聖訓恭稟施行切惟屯田之
法因田致穀以便軍食為利甚博陛下留神農務明問
下及臣雖愚闇敢不罄竭萬一惟是經始之初不無少
費既定之後可與圖成以守則堅以戰則克實為經久
無窮之利臣區區愚見條具奏陳八月十四日三省同
奉聖旨令總領與郭剛同共條具臣等恭稟前項聖旨
指揮置條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等契勘淮西州軍邊面闊遠若於沿淮處一縣

措置屯田切慮擾動邉民兼有不通水次去處難以轉輸惟是和州烏江含山歴陽縣無為軍巢縣廬江縣至東關焦湖一帶地瀕江湖可以通行舟楫昨來措置屯田之時軍旅方息人戶少有歸業亦止根括到和州三縣及無為軍巢縣荒田共五百頃及廬州三十六圍開墾自廢罷之後州縣據憑人戶契據識認其間不無侵耕嵗月既久遂同已業若欲泛行根括切慮州縣因而擾民令相度

欲乞從朝廷劄下淮西帥漕司先次行下諸縣取見人戶請佃舊管屯田數目然後於瀕江臨湖一帶近裏州縣根括可以開耕無主荒田開具坐落地段四至田畝數目供申朝廷候到降下以憑標撥措置開耕仍令逐司嚴切約束州縣不得因而擾民

一令來㪚開荒閒田土全藉工力不比熟田用功省易須令人有餘力方可使之競勸臣等令相度欲

每田一頃令四人分耕每人當二十五畝每六人為一甲於內差甲頭一名十甲為一保計六十人差使臣一員管押令且以五百頃為率共合用二千三十三人每一千人差將官一員部轄措置將司白直等人一十五人共用二千六十五人照得自乾道六年以後不曾差撥官兵前去沿淮出戍今來所差屯田官兵欲且於和州防城一千人內分撥前去候淮西帥漕司根括田段見得多少或

有不足人數即從都統制司照數貼差亦作防城名目將來田土成熟耕墾省力有可減人數從宜施行

一合用耕牛農具寨屋種糧之屬若令淮西漕司應辦不免行下州縣科擾百姓若令軍中自行辦集又緣建康都統制司自廢罷回易之後止有逐月撥到酒息錢按月支給諸軍統制統領將佐供給又有打造戰船教閱犒賞百色支用別無寛剩切

見淮西漕司所管錢物浩瀚欲乞朝廷指揮於淮西漕司見管錢内先撥十萬貫支付建康都統制司拘收據合用耕牛農具寨屋物料種子並依郭剛已奏請之數先且減半收買製造使用淮西漕司除根括田段之外其餘事件並無干預既免擾民事亦易集

一今來開墾之初所收子利未廣兼起荒勞苦合行優潤臣等今相度將欲第一年所收物斛除存留

種子外盡行給與力耕官兵第二年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餘八分給與力耕官兵第三年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三分其餘七分給與力耕官兵第四年所收物斛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四分其餘六分給與力耕官兵以後年分並止以四六分收給庶幾官兵樂於勸耕不致廢墮

一部轄將官使臣合千人白直等人往來管幹亦合

量行支犒緣官中所收不多臣等令相度欲於力
耕官兵所得分數内斟量取撥從都統制司照等
第徑自均給候支散畢具數供申朝廷照會
一令來淮西漕司先撥到錢數及將來收成官中合
拘收物斛臣等相度欲委都統制司收支候年終
造帳開具奏聞
一如有條具未盡事件續具奏聞
戡又上奏曰臣昨任京西漕臣親見荊襄之間沃野千

里古人屯田遺跡具在戍兵全仰縣官請給微薄餽運艱險誠因其所利耕墾可實邊儲亦因以寓教閲之法令春名還嘗具劄子面奏特蒙玉音稱善近者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臣與都統郭剛同條具屯田事宜臣切揣聖意豈非採向者愚慮之一得不但可行於荆襄欲廣其策於被邊之地乎況臣所領職實兼措置屯田固當竭智殫慮以裨萬一已與郭剛同條具奏聞外然臣有愚見不敢隱嘿臣伏見漢淮事體大槩不同

襄陽地廣人稀自城之外彌望皆黄茅白葦既疏水渠
漑田數千頃無民田間斷兵耕其中聚而不散號令進
退不失部伍淮西州軍去邊稍遠耕者日衆雖有荒閑
之田不免與民田接畛軍民雜耕豈能無擾屯兵散處
廬舍隔遠亦難鈐束此事體不同者一也襄陽去邊不
百里自修好以來五六十年流民未復曠土未闢見今
可田去處皆是百姓棄而不耕之地軍民不相侵奪坐
得良田故其為利也安淮西則不然富民大家及歸正

人經官請佃廣作四至包占在戶歲月既久遂為永業官司非不知之若一切根括則必大為邊民之擾若止收其所棄而為屯田則所得無幾此事體不同者二也襄陽屯田近者負郭遠者數十里主帥可以親臨朝出暮歸察其農事之勤惰閲其武藝之精粗而賞罰之戍兵往來耕者饁者相望於道營寨不遠可以更休故於事為便令大軍屯駐建康淮西異路近者猶有一江之隔主帥絶江而北人所創見委之偏裨未必盡力況事

當一一咨稟主帥而後行遥度於數百里之外非身履目擊之豈能盡合事宜其於農事武藝亦不能盡察戍兵往來動是旬日營寨相遠必家屬偕行此事體不同三也自和戎以來兩淮未嘗宿重兵諸州防城不過千百人而已襄陽之兵雖號鄂渚分戍然自來留屯萬人以副帥臨之敵人習熟不以為疑今若一旦廣行屯田於淮西沿邊州郡必駭聽聞或啟釁隙要當以漸於近襄州郡為之此事體不同四也有是四者故屯田之法

行之荆襄則易行之淮右則難然則屯田决不可行之淮西乎大抵事無難易在所以處之耳臣聞善立事者戒張皇而惡煩擾夫興大衆開屯田於和好既定之後不無駭聽而不安者向來和州屯田五百餘頃廬州有三十六團廢罷未久其間多是熟田見係人户請佃不若先遣官吏案行籍其舊數自來歲措置開耕規模既成以漸增廣令和州防城者千人廬州亦有三百人春去秋還若根刷向來屯田官兵增益而併遣之則不至

張皇矣所謂惡煩擾者凡州縣之間興一役辦一事無非擾民監司行下諸州諸州行下諸縣諸縣不免取辦於百姓官吏並縁為姦其擾數倍縱使量給價錢靡費減尅所餘無幾往往白著令也買耕牛造農具葢寨屋一切委之漕司漕司靳費勢必科擾未見屯田之利已為邊民之害臣謂不若令軍中辦其事漕司給其費要使屯田開而民不知則不致煩擾矣軍獲其利民不知擾人心既安地利亦盡屯田之法孰謂不可行之淮西

乎臣識慮闇淺計策迂緩不敢避雷霆之誅惟冀天地日月容覆而照燭之臣不勝大願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徬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懾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

而職異力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無用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周公之作洛非手於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獨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

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執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説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為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彼固世於耕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

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怍
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擁傅而使酒傲岍踞肆視
農民以奴隸而尚肻為農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
其名以責其人是駕虎豹以耒耜而鞭之使墾田也其
不可明矣且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
臣獨見江西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困
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田之沃者耕之招也而何至
於荒利不歸於上則歸於下而官與私何至於兩不獲

租重故也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於官不瘐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復如是焉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可者古之屯田皆有謂也行於內地則為濟饑許下之役是也行之邉地則或為備敵或為謀人李泌之議充國之議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驟焉揚兵以屯田焉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彰如是哉是故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淮之屯田不授之兵而

授之民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強其利一也君子之舉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令天子曷不詔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它人承之其為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曰沒入者舉而一之為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且不間於江湖閩浙

之民則行可言言之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之民此何驚於敵而何疑於逼哉其利二也其事既行則又詔於内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饑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為之給何患無能耕之人哉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為均税之額盡蠲内地之屯田以為牛種之資其熟戸則蠲其幾年之租其新民則蠲其幾年之租何患無樂耕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

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重華之賞而賞漕臣以王臣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說則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擾且僞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享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貲之而直授焉官其費民

其倖矣蓋為政者必視其所爭而為之制夫以民爭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授之可也今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况賣之耶役民以築而賣之木驅民以戰而賣之箭臣不知其說也惟朝廷擇其中

寧宗嘉定十五年司封郎中魏了翁上疏曰臣曩蒙一再賜對嘗極陳三邊利害之實二敵強弱之勢雖蒙聖慈不以其狂瞽曲賜容貸而事會無窮隱憂莫識每念

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惟務農積穀最

為要道然而言之者爛熟聞之者訕玩何也以未嘗精

講而力行之也臣生長於蜀雖幼習百氏長遊四方於

國中之事粗所素講然身履目擊之久真知而實見則

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事為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

推矣臣比者竊聞四川制置司遵奉聖旨措置利州路

營屯田委監司分任其責見已置局經理朝廷明見萬

里之外凡在邊鄙莫不踴躍思奮猶有說焉西邊自羅

敵禍以來利東之大散黄牛利西之皂郊水關等處五六年間原堡多隨地利悉棄以故流人久不復業穀粟日貴兵民交獘今若遽行屯田則合葺邊堡合用兵耕而邊堡則諸將慮事謹審欲及冬時同乘機便乃可修築兵耕則自頃年累減軍額以來以之坐守尚多闕數矧令久戍之餘難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而邊實之儲無時而可議也然則遂置之不復問則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者相近而不同

墾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萊如諸路有閒田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穫之實効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邉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强此理所必然惟毋責屯田之虛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今日所當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阜郊之内湫池諸谷水關之内崖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内青壓華陽鳳集之内盤車諸嶺大率昔為

膏腴今成荒棄至於金州近裏亦多有之其田去敵或百里或二三百里有高山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亦有敵騎從來所不曾至之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指日可成令聞三路土豪之為忠義者有願自備費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利趁時開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畧資官司給助者亦自不多若聽其施工畧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收地利縱官未立額或量行輸租其潛裕兵民使漸食賤

粟比之頃歲人若斛貴官若糴貴其利害豈不萬萬相
絕何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數年間邉食既豐
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為守人自為戰比
於倉猝遣兵戍守亦萬不侔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而
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蹇之兵不惟
不畏殘敵亦可不畏他盜積以歲月則今之墾田又可
為後之屯田令之耕夫可為後之精兵救蜀大獘為蜀
永圖無出於此顧何憚何惜而久不為也或者之所慮

不過寇抄耳然敵嘗蕩刼我梁洋及五州知無所得令方與西北相持未必遽議再入目前可以暫紓失令不為則後悔無及臣比得蜀中近聞興元金州兩戎司探報敵方科民牛具開耕鳳翔荒田又聞西和一帶邊民覘知敵亦厭兵願各耕種人自為守夫墾荒之利敵猶知為之而我不敢為原堡之固敵知葺之而我弗敢葺悠悠歲月坐長寇讎臣不知所以為策矣比者關外連歲荒歉今年蕎麥大熟邊民無裏外咸知耕穡之利聞

朝廷施行屯田指揮下日西和一帶願耕者雲合風偃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四川制置司掾目令已行就令利路提轉司因人心欲為之機撫天時難失之運先切選用土豪漸漸耕墾細民所不能墾之田則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實効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為然若夫屯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候畢日併將極邊荒田盡數耕播行之以漸要之以久不數年之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保蜀之策無大於此惟陛下財幸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由是觀之兵者城之守也食者兵之給也非兵無以守城非食無以給兵兵足而城安食足而兵壯兵食二者強國之計也謹案古者井田之法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甲士三萬人步卒七十二萬人馬四萬匹牛十二萬頭且耕且守人無阻饑之厄有室有家下獲樂業之慶三

代以後去古既遠阡陌制起舊法遂絶歴代尚患兵食不足至有令人入粟鬻爵而濫官者矣又有令人入粟免罪而敗法者矣亦有賦斂煩劇而失民心者矣亦有重刑極罰而徴民物者矣是皆見目前而忘後患得其一而失其百者也乃有卓然英乂思革其獘屯田之事由此而興若充國之於先零鄧艾之於壽春以至魏武屯於所在而倉廩靡不皆滿羊祜屯於襄陽而積粟可支十年其餘獲利者不可勝數然猶未達於天下也唐

置六百三十四府府各有兵無事之時乃耕於野永徽年間斗米三錢盜賊遂息旅行千里不持寸兵盛之至也今國家大業已定不忘武備江湖嶺海閩廣川蜀西北東北邊塞之地皆有軍兵以戍之坐食糧粟淮南北等處有屯田官府而屯田實未之廣也爲今之計宜廣屯田況屬承平之秋非同征伐之日須立久長之妙法庶幾威德之並行使先偏後伍之流務南畝東皋之事一朝有事則厲戈擐甲而奮其戰勝攻取之能群寇消

聲則力穡服田而求其千倉萬廂之積畋於農隙以講大事完其營壘以防不虞亦既免飛芻輓粟之勞而又有用寡生多之益也義歸一致功可雙成伏望陛下念茲在茲凡戍兵之處命戍卒為農開墾曠田每百人限幾頃凡所用之牛官為出直於南方西方市買而分給之凡所用之田器官為於諸冶鑄造而分給之凡力田及不力者明立賞罰以勸懲之可也雖一時勞費而實惟永逸之基借衆軍餘力而建此富強之業庶乎軍民

皆以自贍而各得其所矣

英宗時虞集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濵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

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寛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